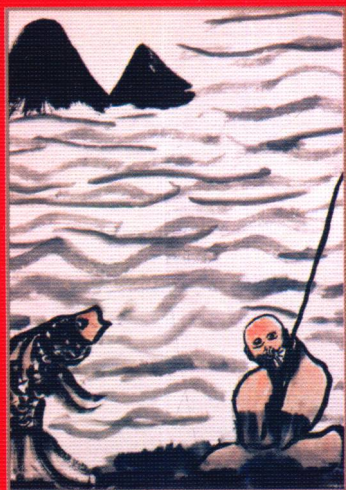


浮躁

贾平凹 著



贾平凹作品

第

3

卷



译

浮躁

贾平凹 著



贾平凹作品

第

3

卷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躁 / 贾平凹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6
(贾平凹作品)

ISBN 978-7-5447-2630-6

I. ①浮…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3349号

书 名 浮 躁

作 者 贾平凹

责任编辑 陆元杞

特约编辑 史会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9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630-6

定 价 36.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39-2925888

序言之一

这仍然是一本关于商州的书，但是我要特别声明：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而我之所以还要沿用这两个字，那是我太爱我的故乡的缘故罢了。

我是太不愿意再听到有关对号入座的闲话。

在这本书里，我仅写了一条河上的故事，这条河我叫它州河。于我的设计中，商州是应该有这么一条河的，且这河又是商州唯一的大河。商州人称什么大的东西，总是喜欢以州来概括的，他们说“走州过县”，那就指闯荡了许多大的世界，大凡能直接通往州里的公路，还一律称之为“官道”，一座州城简直是满天下的最辉煌的中心圣地。

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到商州去旅行考察，他们所带的指南是我以往的一些小说，却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责骂我的欺骗。这全是心之不同而目之色异的原因，怨我是没有道理的，就说现在的州河虽然也是不真实的，但商州的河流多却是任何来人皆可体验的。这些河流几乎都发源于秦岭，后来都归于长江，但它们明显地不类同北方的河，亦不是所谓南方的河。古怪得不可捉摸，清明而又性情暴戾，四月五月冬月腊月枯时几乎断流，春秋二季了，却满河满沿不可一世，流速极紧，非一般人之见识和想象。若不枯不发之期，粗看似乎并无奇处，但主流道从不蹈一，走十里滚靠北岸，走十里倒贴南岸，故商州的河滩皆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成语在这里已经简化为一个符号“S”代替，阴阳师这么用，村里野叟妇孺没齿小儿也这么用。

因此，我的这条州河便是一条我认为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

浮躁当然不是州河的美德，但它是州河不同于别河的特点，这如同它穿洞过峡吼声惊天喜欢悲壮声势一样，只说明它还太年轻，事实也正如此，州河毕竟是这条河流经商州地面的一段上游，它还要流过几个省，走上千里上万里的路往长江去，往大海去。它的前途是越走越深沉，越走越有力量的。

对于州河，我们不需要作过分的赞美，同时亦不需要作刻薄的指责。它经过了商州地面，是必由之路，更看好的是它现在流得无拘无束，流得随心所欲，以自己的存在流，以自己的经验流。

××年前，孔子说：逝者如斯夫。我总疑心，这先生是在作州河考。

1986年6月平凹识于五味什字巷

序言之二

下面的这段话原本是我作为跋的，现在却拉到前边来作又一个序，所以读者是可以先跳过去不看的。

老实说，这部作品我写了好长时间，先作废过十五万字，后又翻来覆去过三四遍，它让我吃了许多苦，倾注了我许多心血，我曾写到中卷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窃笑：写《浮躁》，作者亦浮躁呀！但也就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由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

一位画家曾经对我评述过他自己的画：他力图追求一种简洁的风格，但他现在却必须将画面搞得很繁很实，在用减法之前而大用加法。我恐怕也是如此，必须先写完这部作品了，因为我的哲学意识太差，生活底气不足，技巧更是生涩，我必要先踏着别人的路子走，虽然这条路上已有成百上千的优秀作家将其了不起的作品放在了我的面前。于是，我是认真来写这部作品的，企图使它更多混茫，更多蕴藉，以总结我以前的创作，且更有一层意义是有意识在这一部作品里修我的性和练我的笔，扼制在写到一半时之所以心态浮躁正是想当文学家这个作祟的鬼欲望，而冲和、宽缓。可以说，我在战胜这部作品的同时也战胜了我。

我之所以要写这些话，作出一种不伦不类的可怜又近乎可耻的说明，因为我真有一种预感，自信我下一部作品可能会写好，可能全然不再是这部作品的模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我应该为其而努力。现在不

是产生绝对权威的时候，政治上不可能再出现毛泽东，文学上也不可能再有托尔斯泰了。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有趣才诱人着迷，劳作而心态平和，这才使我大了胆子想很快结束这部作品的工作去干一种自感受活的事。

我欣赏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硬的和谐，苦涩的美感，艺术诞生于约束，死于自由。

但我还是衷心希望我的读者能热情地先读完这部作品。按商州人的风俗，人生到了三十六岁是一个大关，庆贺仪式犹如新生儿一般，而庆贺三十六岁却并不是在三十六岁那年而在三十五岁生日的那天。明年我将要“新生”了，所以我更企望我的读者与一个将要过去的我亲吻后而告别，等待着我的再见。

阿弥陀佛啊！

1986年7月平凹识于静虚村

目 录

序言之一.....	1
序言之二.....	3
浮躁.....	1

上 卷

一

州河流至两岔镇，两岸多山，山曲水亦曲，曲到极处，便窝出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盆地。镇街在河的北岸，长虫的尻子，没深没浅的，长，且七折八折全乱了规矩。屋舍皆高瘦，却讲究黑漆门面，吊两柄铁打的门环，二道接檐，滚槽瓦当，脊顶耸起白灰勾勒而两角斜斜飞翘，俨然是翼于水上的形势。沿山的那面街房，后墙就蹬在石坎上，低于前墙一丈两丈，甚至就没有了墙，门是嵌在石壁上凿穴而居的，那铁爪草、爬壁藤就缘门脑繁衍，如同雕饰。山崖的某一处，清水沁出，聚坑为潭，镇民们就以打通节关的长竹接流，直穿墙到达锅上，用时将竹竿向里捅捅，不用则抽抽，是山地用自来水最早的地方。背河的这面街房，却故意不连贯，三家五家了隔有一巷，黑幽幽的，将一阶石级直垂河边，日里月里水的波光闪现其上，恍惚间如是铁的一环链。在街上走，州河就时显时断，景随步移，如看连环画一样使任何生人来这里都留下无限的新鲜。漫不经心地从一个小巷透视，便显而易见河南岸的不静岗。岗上有寺塔，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直上而成高，三户五户人家错落左右，每一户人家左是一片竹林，右是苍榆，门前有粗壮的木头栽起的篱笆，篱笆上生就无数的木耳，家来宾客了，便用铲子随铲随洗入锅煎炒，屋后则是层层叠叠的墓堆，白灰搪着墓楼，日影里白得生硬，这便是这户人家的列宗列祖了。岗下是一条沟，涌着竹、柳、杨、榆、青枫、梧桐的绿，深而不可叵测，神秘得你不知道那里边的世界。但看得见绿荫之中，浮现着隐约的屋顶，是三角的是长方的是斜面的是一

组不则不规的几何图形。鸡犬在其间鸣叫，炊烟在那里细长，这就是仙游川，州河上下最大的一处村落。但它的出口却小得出奇，相对的两个石崖，夹出一个石台，直上直下，挂一帘水，终日里风扯得匀匀的，你说是纱也好，你说是雾也好，总是亮亮的，白！州河上的阴阳师戴着一副石头镜揣着一个罗盘，踏勘了方圆百十里地面，后来曾说：仙游川沟口两个石崖，左是青龙，右是白虎，中间石台为门槛；本来是出天子的地方，只可惜处在河南不在河北，若在河北面南那就是“圣地”无疑了。阴阳师的学说或许是对的或许是不对，但仙游川的不同凡响，却是每一个人能感觉到的，他们崇拜着沟口的两个石崖，谁也不敢动那上面的一草一石，以至是野枣刺也长得粗若一握了。静夜子时，墨气沉重，远远的沟脑处的巫岭主峰似乎一直移压河面，流水也黏糊一片，那两个石崖之间的石台上就要常出现两团红光。这是灯笼，忽高忽低往复游动如磷火，前呼一声“回来了——”后应一声“回来了——”招领魂魄，乞求幸运，声声森然可惧。接着就是狗咬，声巨如豹，此伏彼起，久而不息。这其实不是狗咬，是山上的一种鸟叫；州河上下千百里，这鸟叫“看山狗”，别的地方没有，单这儿有，便被视若熊猫一样珍贵又比熊猫神圣，作各种图案画在门脑上，屋脊上，“天地神君亲”牌位的左右。

一听见“看山狗”叫，河畔的白蜡蒿丛里就横出一条船。韩文举醉卧着，看见岸上歪过来的一株柳上，一瓣黄月朦胧，柳枝上的两只斑鸠似睡未睡亦在蒙眬。那双手就窸窣而动，咣唧唧在船板上将六枚铜钱一溜儿撒开；火柴划亮，三枚“宝通”朝上。恰火柴又灭了，又划一根，翻开的是一本线装古书，烂得没头没尾；寻一页看了，脑袋放沉，酒臭气中咕哝一句：“今年又要旱了！”

旱是这里特点。天底下的事就是这般怪：天有阴有晴，月有盈有亏，偏不给你囫囵囫的万事圆满；两岔镇方圆的人守着州河万斛的水，多少年里田地总是旱。夏天里，眼瞧着巫岭云没其顶，太阳仍是个火刺猬，蜚得天红地赤，人看一眼眼也蜚疼；十多里外的别的地方都下得汪汪稀汤了，这里就是瞪白眼，“白雨隔犁沟”，就把两岔镇隔得绝情！

不静岗的寺里少不得有了给神灯送油的人，送得多，灯碗里点不了，

和尚就拿去炒菜，吃得平日吐口唾沫也有油花。间或这和尚也到船上来，和韩文举喝酒，喝到醉时竟一脸高古，满身神态，口诵谁也听不懂的经文，爬至河边一巨石尖上枯坐如木，一夜保持平衡未有坠下。

这一晚韩文举在船上又喝了酒，于“看山狗”叫声中醒来观了天象，卜了钱卦，知道天还要旱，遂昏昏又复醉去，恍惚间却见一老人冉冉而至，身長五尺，须鬓苍苍，腰系松宽皂绦，手执曲木之杖，便大惊，问其何人？那老人回答：“吾上通天机，下察地理，管人间寿命长短，富贵贫穷，若有人诵经念佛，获福无量，若是不信，病疾死亡，官灾牢狱，盗贼相侵，六畜损伤，宅舍不宁，迷梦颠倒，所求不遂，财帛耗散，鬼魅妖精，四处作祟……”韩文举顿时匍匐在下，叫道：“你是土地神老？！”那老人却倏然而逝。韩文举也随之酒醒，想起村人多在寺里烧香送油，却一直冷落了仙游川村后的那座小土地庙，土地神于是来提醒他吗？便爬起来弃船而去，直脚到了不静岗上的画匠家，他要嘱咐画匠明日一早就粉饰土地庙。但是，画匠已经睡下了，他手才触到黑漆大门的门环时，突然酒劲又复作，浑身稀软如泥，倒在台阶之上，昏沉直到天明。

土地庙复修起来，与不静岗寺里一样香火旺盛，且韩文举一朋人又差不多用墨针在胸前饰了“看山狗”山鸟的图形，两岔镇的旱情依然没有根治，一年一年，越发贫穷，镇上好几家到了年纪的女子就外嫁给远远的外地了，发誓不给这地方的某男人做老婆过糟心光景。

两岔镇的穷在商州出了名，但谁也得说这地方好风水，因为这里的两个大姓巩家和田家，都产生了极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是明证，而转入贫穷，也全由于这些大门大户的昭著人物吸收了精光元气所致罢了。

先是四十年代，田家是船工，几辈子人在州河混饭，一年遭国民党抓丁，围住了白石寨渡口的船，枪子儿蝗虫也似的飞，田家老七鬼精灵，跳下船口噙一截芦苇管呼吸，泅水到下游白蜡蒿丛里逃走了，老六则被五花大绑抓去，一去三年，生死不明。第四年，老六突然回转，身份却是陕北共产党派回商州的联络员，他说他是在抓丁路上逃跑到陕北去的。这位共产党员，一回到仙游川就秘密组织一帮船工搞武装。这是一伙活不下去的人，活不下去了就造反，于是，一个没星没月的三十夜里摸到白石寨，将保安

队长侯三虎砸死在州河滩上，从此闹得声威大震。这时期，巫岭上有一古堡，落草了一支土匪，山大王就是巩宝山，少年英武，气盛而善谋略。巩家世代为猎，备受两岔镇长欺辱，一把火烧了镇长家院上的山。山上古堡坚实，持二十三杆“汉阳造”，也守得固若金汤。田老六几次想收归巩宝山一块革命，巩宝山却是不肯，怕被吞并，只求落得自由自在。后，红军××××军由南北上，途经白石寨，才派人上山说转了巩宝山，待到红军××××军开走，带去了州河上田家小部分人，大部分和巩家合成一支游击队，田老六做了队长，田老七和巩宝山做了两个支队长。这支游击队作战勇敢，以两岔镇为据点，沿州河向白石寨向州城进攻，每到一村就杀地主铲恶霸，一擦黑偷袭炮楼，天明扛回七个八个草捆，草捆里是盒子枪，草捆里还有富人的银元和血淋淋的脑袋。革命红火，州河的船上就有人唱一首歌：“柳叶子长，竹叶子青，杀进商州城，一人领一个女学生。”结果，又一次攻打州城时，遭遇了一场恶仗，直打得黑天昏地，田老六就战死了，商州保安司令部发泄仇恨，将人头悬在州城门楼，游击队的势力自此也减了。解放后，田老七任了白石寨兵役局长，巩宝山任了白石寨县委书记，田、巩两家内亲外戚，三朋四友，凡一块背过枪的都大小做了国家事。仙游川遂成了闻名的干部村。

讲起这段历史，州河岸上的人就最早论起仙游川的风水，那时自然还未产生阴阳师的“出天子”的“圣地”之说，但仍考证说此村背靠巫岭，巫岭突兀巉峻，必是出武人之地。村前沟口的两个石崖属巫岭伸展过来的余脉，又呈环抱状，这是武人群起之势。面临州河，河水不是直冲而来，缓缓的，曲出这般一个环湾，水便是“银水”，不犯煞而盈益。且河对岸两岔镇依山而筑，势如屏风，不漏不泄，大涵真元，活该干部在这村子聚了窝儿了！但是，仙游川有十个姓氏，同是一村风水，偏偏只荫福了田家、巩家？有人就说人家的祖坟好：田老七的娘死时，家贫如洗，兄弟俩用草席卷了，抬着往后山掘坑埋，行至半坡，席卷葛条断了，就势在那里掘坑下葬，偏这地方恰是风水的正穴。而巩家的老祖也是在山上打猎，正于一土崖下歇息，忽然崖崩，死于其下，巩家亦是贫寒，并未挖寻，只在崩崖下焚化了一堆麻纸罢了。于是，后有许多人，将父母的遗体背上从巫岭出发，

循脉向寻找“龙居”。各家都在寻，各家寻的地点不一，但终没有后辈出什么了不得的角色，父袭爷职，儿袭父职，只是世代农民，鞭杆戳牛的尻子，恨天，怨地，巩家田家人骂不得，倒日娘捣老子地把牛骂得有板有眼。

五十年代，这里便出了个小子金狗。

金狗，不静岗的土著，在州河里独立撑排时十六岁，将三张排用葛条连了过青泥涡滩漂忽如蛟龙。其祖天彪，清末白石寨船帮会馆主，因与朝廷驻寨厘金局作对，被五马分尸在两岔镇。自此代代不在州河弄船。金狗母身孕时，在州河板桥上淘米，传说被水鬼拉入水中，村人闻讯赶来，母已死，米筛里有一婴儿，随母尸在桥墩下回水区漂浮，人将婴儿捞起，母尸沉，打捞四十里未见踪影。

金狗生世奇特，其父以为有鬼祟，欲送寺里做佛徒，一生赎罪修行。韩文举跑来，察看婴儿前胸有一青痣，形如他胸前墨针的“看山狗”图案，遂大叫此生命是“看山狗”所变，自有抗邪之气，不必送到寺里，又提议孩子起名一定要用“狗”字。结果查阅家谱，这一辈是金字号，便从此叫了金狗。

金狗自幼水性好，每与村中孩子在河边玩水，能从两丈高的河崖上往下跳。不静岗人家少，姓杂，弄不起一条船，连小鳊子船也没有。金狗就到仙游川村渡口上混，赖在韩文举的船上一边替人家刮芋头皮，一边缠着要随人家闯荆紫关，被人臭骂，一篙打落水中。金狗在水中半时不露头，韩文举慌了，叫道：“不好了，这孩子要淹死了！”七八个汉子跳下河去摸。斜对岸的水里就冒出金狗，嬉皮笑脸锐叫：“我在这儿！”仙游川的人以为奇，再不敢小觑他。后来，韩文举要带他行船荆紫关，人已经坐在鸭梢船舱里了，金狗爹跑来用腰带缚了他的双手拉走。金狗爹个矮，是个画匠，为人忠厚，对儿子却严肃。当时正在仙游川田家祠堂的大梁上画《王祥卧冰》，闻知金狗走州河，将田家族长送他的一瓶烧酒提给韩文举，拱拱手，道一番谢意，金狗就再没能在船上生活。自后，被爹一双眼睛盯死，只好帮爹研墨，调朱砂，合金粉，竟也慢慢学会蓝土合缝，白粉勾线，涂云笔，描万字纹，连“看山狗”鸟的图案也能画了。

田家的祠堂修得堂皇，田家的人越来越繁，分家立户，盖大院房子。

金狗父子也就有了营生。脚手架上，爹是一个四脚虫，骑在椽上，双脚交叉，努力着平衡，画笔就吸饱各色颜料，画一笔，在嘴上备备，再画一笔，再备备，嘴唇上便滑稽可笑，吐一口唾沫也五颜六色。金狗在架下配料，配一碗了，就攀梯子送上去。田家的人在一旁说：“金狗，你知道‘四脏’吗？”

金狗说：“‘四欢’我知道：‘风中旗，浪里鱼，十八岁的女子叫槽驴！’‘四脏’不晓得。”

田家人说：“我告诉你：‘秃子头，疔疮腿，婆娘×，画匠嘴！’”

金狗一声恨叫，将颜料碗从梯子上摔在墙上。这一惊，矮子画匠从架上掉下来，从此落个左腿瘸跛，身子越发短矮，任何路面都走着高低不平。

金狗再不跟爹去画画，一个人赌气到渡口上玩。渡口上有州河水，活活地流；有韩文举，自斟自饮喝醉了还让金狗喝；有韩文举的侄女小水，和他争辩太阳落河时是一个太阳呢，还是一个太阳变成两个太阳？爹喊他也喊不回。这一年腊月三十夜，天上没有月亮，田家巩家的花门楼上，家家都挂竹筐般两个红灯笼，光亮就印在河面，拉得长长的。金狗和小水坐在渡船上，挺眼馋。小水说：“瞧人家的灯最大！”金狗说：“那大什么，我要点比他们大的灯！”回家偷了爹买回的贴窗纸，糊了一顶大烟灯，拿在田家巩家门口放。烟灯升天，果然明亮，就大呼小叫与人家孩子比灯大灯高。矮子画匠听见了，过来不要他狂，他偏更锐声喊，爹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一耳光金狗就给爹记下了，不理爹，恨爹，夜里跑到渡船上，要与韩文举和小水睡一个被窝。大年初一早晨回家，爹拿出一角磕头钱给他，他不要也不给爹磕头。

“文革”二年，州河岸不平静。黑天白日，从省城、州城来到白石寨，白石寨的人又来仙游川，又去公社所在的两岔镇，后来文攻武卫，互相残杀，乱得像闹土匪。砸屋脊上的五禽六兽，批各阶层的牛鬼蛇神。金狗爹已不能再做手艺，金狗也从中学辍课回来，父子俩惊惊惶惶在家过日子。爹最担心金狗，怕他惹事，掩了门说：“金狗，世道乱了，咱不能惹了外人，也别让外人惹了咱。人家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咱什么观点都不是。”

金狗歪着头，虎虎地望着爹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听谁的？”

爹说：“听我的，我是你爹！”

金狗说：“那不听毛主席的？”

爹吓得脸色煞白，开门在外望了一回，反身将金狗压在炕沿上一顿暴打。这一顿打得厉害，金狗再不敢多言多语。夏季遭了大旱，坡地没收，河畔的水稻又逢了虫害，秋后父子就日日上山，挑野菜，挖老鸦蒜水拔了毒吃。人活得万般凄惶。

一日，久旱落雨，州河发了黄汤洪水，沿岸的人都去河里捞浮柴，捞上游山里冲下来的南瓜、萝卜，金狗怂恿着爹也去捞。父子俩到了河边，人都占了有利地势，金狗说：“爹，咱到锥子岩下去！”锥子岩在仙游川下三里地，岩头突出，下临回水潭，不涨水时也深到两丈，幽幽漆黑。此时吃水线上升了六尺，白沫堆起一尺余厚，果然好多柴草、树枝浮在那里。矮子画匠连连摆手不让下水，金狗已剥了衣服，一丝不挂，抓污泥涂了下身，冲一泡热尿，接住喝了一口，掬两把搓揉在肚皮上，爹一把没拉住，早溜下水去。将一堆枯柴拉到岩下，又去拖一根栲木树桩，恰当时岩上正过一支队伍。队伍是武斗的，从两岔镇来，皆拿有铁棍榔头，凶神恶煞得吓人。画匠在岩下远远瞄见，浑身发抖，急呼金狗过来，两人匿身岩下石缝，不敢弄出响动。队伍站至岩头，影子落在水面，恍惚如鬼，议论起回水潭的深浅。一个说：“这狗日的拉到白石寨也不会老实交代，就让他带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一个就说：“别浪费了一颗子弹！”接着就骂起来，似乎又动了手脚，乱七八糟里，有一种凄惨的呻吟。后来有人呼叫队长，说：“昨日夜里在西线打了一夜，咱那边死了三个战友。他们能杀咱一个，咱就敢杀他两个，把这狗日的处治了吧！”被问的人说：“你们看着办吧。拉远一些，别让仙游川田家的人看见了。”几个声音回应：“看不见的，咱给他下饺子。”水面上的人影就一阵乱动，一件东西抛下来。金狗看时，那东西在水面砸起很高的水柱，似乎还停了一下，是一个鼓鼓的扎了口的麻袋，一时沉不下去，即刻一个打旋，悠悠坠没。岩上的人全站在岩头，看水面泛泡沫，说：“朝河里唾几口吧，别让他阴魂再追上咱！”呸，呸，呸，一阵唾声，就嘻嘻哈哈走了。水面上的人影一消失，金狗就跳起来，看爹时，爹大睁着眼，无知无觉。说道：“爹，我去看看，那麻袋里装的什么？”一个猫子没下水去。

水底里摸到那个麻袋，踹踹，肉肉的，软，不知装的是人是兽，拎起来特别轻。金狗往上浮，先暗得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朦朦胧胧有些微光亮，却怎么也浮不出水面。心想一定是遇上鬼了，暗中骂道：“死鬼，我捞你尸首上去，你倒要找替身托生？”头就碰在硬硬的东西上，胳膊像是挨牙咬一般疼。金狗才蓦地明白浮柴积在水面，厚得冲不开，就将麻袋口的绳子缚在脚上，身子平行，双手奋力向一边划动，终从岩脚的清水里浮出来。麻袋拉出水来，沉重了十多倍，才到岩石下，金狗爹失声叫道：“你怎么把麻袋捞上来？”

金狗说：“我看里边装的啥！”

爹说：“还能有啥？七星峡打仗，一次下六个饺子，身上都背个磨扇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既然死了，掀下水咱们快走吧。”

金狗却将麻袋打开，提角儿一倒，骨碌碌滚出一个人来，是田中正！田中正是田老六的外甥，任两岔镇公社副社长。矮子画匠先前与田姓一家人为自留地畔争吵，田中正偏向过本族人，硬判他不是，惹得他一身是口，冤不能诉，背地里只是咒骂：呸，身为副社长，明镜不能高悬，枉做政府官员！矮子的好恶当然不能左右田中正的官运，但从此是大大地敬而远之了。现在田中正被人下了饺子，惨是够惨的，但人已死，奈何不得，就要逃离是非之地。一边掉头走，一边说：“冤有头，债有主，谁害死你你找谁去！我们捞你一个尸首，也是尽了乡邻情分，怪不得我们没送你回家了！”

金狗却在后边喊：“爹，他还活着！”

矮子一时骇绝，趑趄返来，手在田中正的鼻下试了，果然有一丝热气。父子俩解了绳索，掐了人中，活动手臂，揉搓胸口，田中正阴里回阳，气息渐盛，哇哇向外吐水。金狗就抓了双腿，倒提着抖动，泥水又吐得一地，田中正的一双小眼睛睁开了。

田中正在锥子岩下躲了一天，半夜子时，由家人悄悄背回去，神不知鬼不觉。三天后，白石寨又一场武斗，双方死了许多人，且到处传说田中正也死了。家人就将计就计，在锥子岩下的州河里祀烧酒，撒阴钱，于一口白桐木棺具装了死者生前的衣服下葬了。下葬那天，村人都站着看，孝子婆娘穿了拖地的麻衣，头上缠了孝巾，一直遮过面颊，哭得长一声短一

声的凄惶。就在这婆娘揭了孝巾稍稍向旁边一瞥，瞥见了远处目瞪口呆的金狗，哭声一住，立即又撕肠裂肚地号啕，低声却催抬棺人急步去了墓地。

这天夜里，金狗和爹已经睡下，门被人轻轻敲响，进来的是田中正的老婆。这女人让点了灯，却用被单蒙了窗子，从怀里掏出三百元来，放在炕席上。说：“画匠大哥，金狗贤侄，我家掌柜的事多亏了你们！现在外边都知道他死了，能不能保住日后的安闲，也就只有你们和我家了！”

金狗当下黑封了脸，说：“你小看人，能救他出来，就不会再害他死去！”立眉竖眼的好像受了侮辱。

田中正的老婆一脸尴尬，忙千解释万表白息事宁人，矮子就将钱塞给她，让给田中正回话：金狗父子不是这一派，也不是那一派，一张嘴除了寻着吃，不会说三道四。救人的事，往后一笔了了，我们不会记着曾经救过一个人，田中正也不要记着曾经被人救过。

又一年，武斗平息，社会上收缴枪支械具，田中正突然出现。他整整在家中地窖里藏了十个月，头发全然灰白，脸也嫩白如妇人。两岔镇的人大哗，问其怎的死去复活？田中正笑而不宣，金狗和爹也绝口不提。后，天下平静，田中正又官复原位，已经从学校毕业返乡的金狗依然是金狗，上山砍柴割草，下河摸鱼捉鳖，爹拗不过，开始了摆船撑排，见了田中正，有话则说，无话则避，不卑不亢，刚正独立。

一日，金狗正在船上和韩文举用火烧白条子鱼吃，田中正穿得新鲜要往公社去，一上船问金狗：“你爹好？”

金狗说：“好。”

田中正将一盒锡纸香烟掰开，撂给金狗一支，韩文举一支。金狗把自己的一支别在韩伯的耳朵上。韩文举一边让着烧好的鱼，一边说：“社长的头发怎么又黑了？”

田中正说：“染的。”

韩文举又说：“怕不是染的！世事就是这样，翻来覆去，颠三倒四，贵人还是吃贵物，崽娃子到底吃饴饬。大难不死，必是有后福的！”

田中正不为鱼肉所馋，也不为奉承所感，眼睛一直瞅着金狗，又问：“金狗今年多大了？”金狗说：“十六。”田中正说：“十六了懂得媳妇了，你爹